

# “十月之望”读东坡

□ 江柳

农历十月十五日夜，一轮圆月悄然爬上来了。云朵、星辰、尘埃相约退隐，让位于今夜的明星。我散步院中，忆起“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的句子，便想起了苏东坡。在这个特别的月夜，重读苏东坡前后赤壁赋，该别有一番意境吧。

回到书房，我捧出东坡三传：林语堂《苏东坡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王水照与崔铭《苏轼传》（姑且分别简称《坡传》《新传》《轼传》）。嗅着书籍的墨香，我的思绪悠然穿越，回望943年前，那同一个清辉洒漫的夜晚。

公元1082年，苏东坡谪居黄州进入第三年。在定惠院度过痛苦孤独的四个月，他已迁入位于长江江畔的临皋亭居住。这时家人来了，环境熟悉了，生活习惯了，心情也好起来了。这一年，他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开头，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前赤壁赋》。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姊妹篇《后赤壁赋》横空出世。

《坡传》写道：“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两赋的空灵与浪漫。

《新传》追寻苏东坡的心路历程，探究他创作两赋的深层逻辑。书中写道：“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

与前两传不同，《轼传》的章节用白话标题，浓墨重彩地烘托两赋的诞生。一为《〈前赤壁赋〉正是苏轼在厄运中，坚持人生理想，超越苦难的心灵缩影》，一为《空灵奇幻的〈后赤壁赋〉是对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自然妙旨的形象注解》。作者逐段全文解读两赋，唯恐忽略其中深意。他写道：“诗人处处以自然本心遇人处事，无有杂念二心，乐则乐，悲则悲，恐则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秋冬更迭，发于自然，毫无刻意造作的人为痕迹。”

同一个事件，三传用不同的篇幅、不同的笔触、不同的风格完美铺陈演绎。“七月既望”“十月之望”这两个文化意象和两轮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月亮，注定载入中国文化的史册。

## 二

三卷在手，我努力分辨着他们的气质和温度。三部传记，恰似三幅苏东坡的肖像，悬在时空的长廊里，映照着重不同时代、不同心灵所理解的苏东坡。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浪漫诗化的，《坡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成，首次出版于1947年，后译为中文，其结构、逻辑、表达方式与其它两传很不相同。因为阅读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书中介绍了很多中国地理、历史、人文知识。诗词的翻译很难，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理解更难。作者不得不舍弃苏东坡那些熠熠生辉的作品，只能简略讲述苏东坡的故事。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公元1000至2000年的世界级杰出人物，授予“千年英雄”称号，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是名列其中的唯一中国人。应该说，《坡传》的传播效果功不可没。

林语堂是现代文学史上提倡幽默文学的著名作家，他的文笔欢快轻松，其天性似乎与苏东坡相近。作者在序言中坦言：“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字里行间，充满

□ 王建生

秋冬交替时节阳光，带着通透的明亮，瀑布般地倾泻下来，穿透我单薄的夹衣，晒得身暖心也暖。

秋阳中，我们走出高楼林立的江城武汉，去长江北岸一个叫洲上的地方，观赏那片红高粱的海洋。

那一日的洲上，地阔天高，一马平川。风，从树梢掠过，摇落几片黄叶，野性十足地钻进衣袖，植物的气息一寸一寸地熨烫肌肤，清凉，清爽，很快传遍全身，那感觉胜似大暑节令喝下一勺莲子汤。

就是这个洲上，盛夏“千竿绿”，茫茫一派青纱帐；深秋“万穗红”，朦朦十里晚霞天。绛红色的高粱，犹如醉酒汉子的面庞，一脸英雄气概；犹如夕阳下天边的云彩，满身霓裳服装。那穗穗高粱，胜似鲜花朵朵，沉淀了岁月，释放出光芒。一穗高粱红，仿若一颗赤色的裸心，坦荡于天地之间，展示大自然鲜活的妩媚。

洲，源于水，成于泥沙。大洲守候大河，相伴长江。很久很久以前，一条溪流发源于大别山深处，汇集之后，被人称之为举水。举水挣脱峡谷大沟的束缚，便野马奔腾，携带着山里的泥沙，扑向长江。所经之地，冲开河道，也淌出大小不等的一群湖泊，还有泥沙淤积的洲上。长江如龙，举水似蟒；日月星辰几经转换，洲上长出了绿色，漂染出人间烟火，画出了“窈窕淑女，在河之洲”的美好画面。

令人不甘的是，曾经的洲上空有美丽，年复一年地书写着籍籍无名的历史，尤其是没有给耕种者带来富裕。春季里，农家的人和牛，踏着露珠下湖，几声吆喝犁开冬季的冻土，接着播种施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早干到晚；秋收后，算盘一响，账本上记下的却是垂头丧气的叹息。老人摇着头，说，这洲子就是个先天不足的娃娃，长不大！

了对苏东坡的欣赏与喜爱。

《新传》写于20世纪70年代，1983年、2006年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新增订版。作者李一冰系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1947年到台湾。1967年，因冤案入狱四年。出狱后耗时八年写成《新传》。

李一冰用史家的严谨，把散落的史料一点点拼接起来。他眼中的东坡，是狱中狼狈至极的东坡、虎口余生的东坡、从苦闷中走来的东坡。作者写东坡，实则写自己。读《新传》，感觉作者潜入苏东坡内心的深海，打捞带着淤泥与寒气的真实；感觉是在秋夜孤灯下，听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沉痛而克制地讲述朋友的故事。

王水照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奠基人，其与崔铭合著的《苏轼传》被公认为苏轼研究的重要传记作品，201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坡传》《新传》分别性情和磨难入手，刻画了一个“活”的东坡，那么《轼传》则致力于呈现一个“全”的东坡。《轼传》的最大特点，是以苏轼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为依据，按时间顺序，对作品进行阐释解读，叙写他的人生轨迹、政治作为和思想升华过程，揭示其儒释道思想的哲学路径。

与另两传不同的是，《轼传》不从苏轼的出生和少年写起，而只在引子中概述他的一生，童年和少年一笔带过。第一章第一节就开门见山写他的人生巅峰——考中进士，一举成名天下知，应是作者为了凸显苏轼的人生抱负与作为。

研读三传，可以发现，《坡传》文笔流畅，情感充沛，浪漫愉悦；《新传》史料扎实，内容丰富，深沉厚重；《轼传》学术严谨，理性客观，气势磅礴。三传各有千秋，适应不同的读者群体。好比不同的水果，营养丰富，但口味各异。《坡传》像梨，鲜嫩多汁，细腻酥脆，清甜馥郁；《新传》像柚子，个大量多，有些苦涩，耐人寻味；《轼传》像石榴，多籽有序紧密排列，姹紫嫣红，酸甜适口。

## 三

《坡传》序言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者在列举苏东坡的19种角色和身份后接着说：“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苏东坡的魅力在于他将士大夫的担当、诗人的才情与哲人的超脱完美融合。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各种经历和感受萦绕心头，却难以言表。经他一一说，则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产生强烈的共鸣。“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人生到处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是吾乡”“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的金句，我们举也举不完。

苏东坡当过八州太守、三部尚书、一任翰林学士知制造，历练丰富，位极人臣。他的执政理念“民为邦本”“勤政爱民”具有现代精神。他走到哪里，就把实事办到哪里，决不虚度光阴。在密州，他带领百姓灭蝗、求雨；在徐州，指挥民众筑堤护城，奋战70多天，战胜百年不遇的洪水；在登州，当了5天太守，做了两件实事：为民请命，免除盐税，建立水军，巩固登州海防；在杭州，带领百姓疏浚西湖，筑成“苏堤春晓”；在惠州，为百姓凿井，让清泉流进寻常巷陌；在儋州，他采集草药、传授医术、兴办学堂，让中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所到之处，无论时日长短、地位高低，他总以一颗赤子之心，为百姓谋得实实在在的安宁和福祉。

苏东坡被一路贬谪，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来越远，越来越荒凉。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孤苦、困顿、彷徨。命运给他最差的牌，却被他打得风生水起。在黄州，他写“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儒

## 洲上

山水吟

诗歌苑

## 渡海书（外一首）

□ 李咏成

离开大陆，是千万年一次漫长的转身。岛屿是大陆遗落的骨血在宽厚的臂弯里，长成少年

独自赶海。五指张开成一座山又握紧怒涛。渔网绷紧琼崖的峭壁在汪洋深处打捞，雷州的抽泣

海峡喁动嘴唇，欲言又止熬煮多少盐分，日子才会如此咸涩椰叶像未拆的信笺，反复扬起，又攥紧

一叶帆能留下什么？——铜鼓叩响渔村的咳嗽，108次捶击把108条风浪赶进，渔歌深处

星光暗淡，而海峡从真正阻隔什么潮汐日夜抚摸那道裂痕——每一道凝望，都是逶迤的岸线

## 牵海

在内陆看惯了风绕屋檐，雾缠田埂从没想过世界的动静能大到撞碎耳膜——在棕榈林背后，沙滩用舌尖舔舐海水的咸——大海气沉丹田发出会开花的轰鸣在文昌，涛声洗净闽南方言我能听懂大海的弦外之音我深信它来自妈祖庙檐角的风铃来自每一粒沙苏醒的哈欠走在松软沙滩，我控制不住摇晃一起摇晃的——还有鸥群它们本应洁白如鸥，而灰更像它们无法说出的隐忧潮汐退去——我们远眺的眼神眯成一根银线，老人的钓竿轻牵大海的衣袖，如我牵着你让内心的慌张和不安在两个掌心生根。十指紧扣如渔网的结节，系住大海——最后的潮音

# 纷乱世事中的玄机

——读罗日新近作《巴图姆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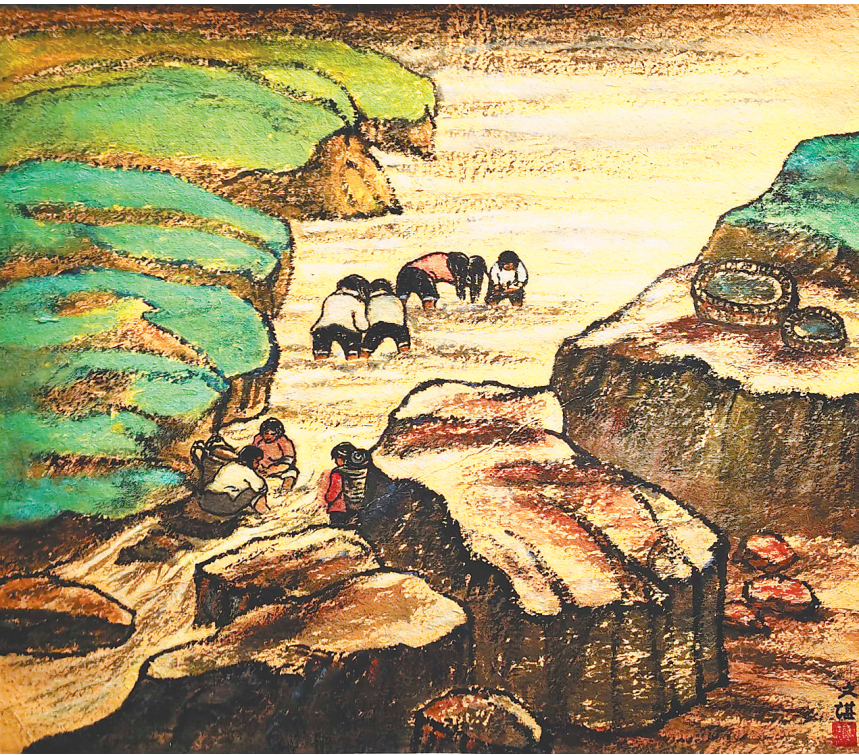
文艺谈

□ 樊星

当代生活的一大看点是世事纷乱如麻，就如同李贺早就写过的那样：“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而博尔赫斯不是也感慨世界如迷宫么？这种迷宫意识已经深深浸透了当代人的生活——各种扑朔迷离、匪夷所思、始料未及的当代故事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聚焦于生活的离奇与诡异，写出事变的突如其来，变化无常。最近读到罗日新的中篇小说《巴图姆往事》，也感到他将经商的经历写出了奇妙的新意。

中国已经产生了好些揭秘商战内幕的文学佳作，如《子夜》《胡雪岩全传》《白银谷》《商界》等等，商场上种种欲望与心计的较量、美德与手段的博弈，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波澜不兴，都道出了商海的传奇，非平常心所能知。罗日新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此前的长篇小说《钢的城》在描绘一座企业转型不易的同时，也揭开了经商的各种陷阱、算计的防不胜防。到了《巴图姆往事》，商场移到了国外矿区，商人之间“人心隔肚皮”的种种试探、暗访、欺骗、谈判也多了一层云山雾罩、恍兮惚兮的迷离。

小说开篇关于黑恶势力与当地政府勾结的交代，一下弥漫出凶险的氛围。主人公老罗在试探着推销业务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个个在异域闯荡的华商——马三强霸气外露又内藏精明，吴主管人脉深厚又深藏不露，虹姐妩媚风流又颇有心机，这三个人之间，又有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关系。还有那些关于骗局与逃亡的传说，都令老罗不能不察言观色、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处处设防。他凭着随机应变的本事和谨小慎微的机敏，一点点见招拆招。小说中关于“人们总是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只要身在局中，就不可能仅仅是棋手，



《溪边》（中国画） 刘文谔作

## 菌油飘香

□ 梅贇

朋友送了一瓶自制的菌油给我，说是鄂湘交界鄂西南山区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以前从没听说过，便问是什么菌？答曰：松树菌。那不就是我们鄂南山区所说的“三九菇”么？一下子来了兴趣。

记得小时候，住在鄂南崇阳大市中学校园。每到农历三月和九月，一场雨后，我就会和附近的小伙伴新初、黄飞和天丽、小红他们一起进山，去寻找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松树菌“三九菇”，那可是饥馑年代不可多得的一种美味啊。

进山时，他们都拎着小竹篮，手握砍刀，而我却空着手，完全是跟着去打酱油的。山里荆棘丛生，根本无路可走。新初手中的刀就发挥了作用。新初告诉我，捡“三九菇”必须到松树下的茅草丛里找，它们喜欢躲在那里。果然，我们小心翼翼拨开一棵松树下的一堆茅草，那些茅草像柔软摇曳的青色绸缎，风一吹就荡漾起来，便见到了当天的第一枚“三九菇”。只见“三九菇”像把小小的雨伞，隐形在青青的茅草丛中，灰褐色的伞窝里还存着晶莹的雨珠，灰褐带红的伞柄圆乎乎站立，萌萌的样子，好像在说，你们怎么才来呀？仿佛是在静等着我们的发现。新初轻轻地拔起，抖了抖根部的泥土，放进小竹篮里。“三九菇”有的带蒂子立，有的三五成群，最多时，竟有六七枚之多，像星星撒在草丛中。那天上午，我和新初来了小半篮。回家时，新初分了一半给我，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母亲见了，清洗后，用它煮面条，什么佐料也不加，那个鲜呀，至今还在嘴里回味。

我们那时吃“三九菇”用的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办法，但却是最原始的本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朋友今天所说的用来制作菌油。于是便问朋友，怎样制的菌油？

每个局中人，均是既为棋手，也是棋子”。这一点睛之笔，将商场上识人、防人的复杂心态染出哲理的意味。

随着识人、防骗的渐渐深入，马三强的罪恶与贪心、虹姐的复仇与困扰、吴主管的计谋与“图穷匕首见”都不断显露，而老罗的真实身份也忽然水落石出：经商只是幌子，冒险做局抓捕要犯马三强才是此行的秘密使命。这一下，防人之心深重的马三强也被“骗”回了国。而经警老罗成功诱使罪犯自投罗网，也就进一步点化了“能人”既是棋手，也是棋子的玄机。正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个商界闯荡的故事与反腐的经侦故事串联到了一起，使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各种骗局、罪案与侦破，进而想到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为什么在法制不断健全、反诈骗措不断强化的今天，仍然不乏铤而走险之徒与防不胜防的骗局？

初读时感兴趣的是经商如何步步为营、防骗如何步步惊心，进入迷局后又因为“棋局”“棋手”“棋子”的哲思而浮想联翩，到结局又柳暗花明、别开生面——读这部小说因此有渐入佳境的愉悦感。这部作品也因为意味的丰厚而在当代“商界小说”中别具一格。

我还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狼的闲笔：开篇追狼的戛然而止，点染出野旷的环境和猎手的慈悲之心；到了“钓饵”一节，笔锋一转，有关“荒漠中的狼不同于草原上的狼”、马三强帐篷里挂着的几张狼皮的描写，显然意在刻画狼人的复杂性格；还有“二人转”一节由虹姐的表情想到开篇那匹母狼的一笔，都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玄想：人性与狼性是否有相通之处？

读过《钢的城》的读者还可以从《巴图姆往事》中读到《钢的城》中的同一地名、同一人名。两部小说也因此奇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可见作家拳拳的匠心吧。